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21
4



8-4止

文章 17
W121
4

杜詩說目錄

卷十

五言絕句 共五首

絕句六首 選二

絕句三首 選一

卽事

八陣圖

七言絕句 共廿三首

絕句漫興 九首 選六

杜詩說卷十日錄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佐善廣氏寄

010185185627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戲爲六絕句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漫成一絕

解悶十二首選一

江南逢李龜年

杜江部詩說卷十

天都後學黃生說

五言絕句共五首

○絕句六首選

急雨實眼句捎溪足斜暉明暗句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溱白魚跳

諸絕皆即景得句未及成律故多不出意○捎掠也一字盡急雨之景

○其二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樓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雙眼句○呼○應○句○兩○對○
一二寫景精絕雲傍花雲與花俱暎水也

杜詩說卷十 五言絕

○絕句三首選一

慢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釣魚船。

有比興

○卽事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鈎。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兩對

三四虛實相對四事現成琢三爲對工絕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水經注亮作八陣圖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更不覆敗三國法正傳先主征吳敗績孔明歎曰法孝直

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復東。行心不傾危矣。觀水經注及法正傳之語。知其本意。謂伐吳猶不足恨。所恨者行師無法。故致大敗耳。杜公詠陣圖。蓋推孔明之心而言之意。謂公之靈爽。默示後人。依此立陣。室如山。之不可拔。如先主志欲吞吳。乃踈於立陣。連營七百里。不知進退。分合之法。以至一敗塗地。豈非千古之大恨哉。詩本詠陣圖。自當從行陣立意。不室及天下大計。子瞻所云。故是作史斷。玉見偶於杜詩。發之耶。志林一書。凡不欲直言。便託之夢寐。不弟此條爲然。解杜詩者。輒信其說。真癡人不可說夢也。劉遠曰。末句謂先主。號亭之敗。連營七百里。何不以八陣吞吳。東坡夢中語。誤按此註。先得我心。世間未嘗無明眼人也。

七言絕句共二十首

○絕句漫興九首選六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卽遣花開淡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杜公絕句不入正聲似於此體不甚留意特聞蜀中作枝之音聊爾戲效之耳讀者只就本調作解不必律以正法始稱知言。淡造次言其開之速也眼見客愁如此而猶卽遣花開便教鶯語非無賴而何意喜之而語故怨之口角趣絕。

○其二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相字依陸放翁讀與廝同思必切。此等皆恣筆成趣之作。

○其三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

亦假喜爲嘆之辭。以上三首皆言春色無賴之意。

○其四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破乃破除之破分明換却過字然亦必俗語如此。後二語在公亦強自寬耳果如所言則達矣。

○其六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自在猶言消停也。意自指下句字却安上句。下句言在林中藉地消停而飲。却不露飲字。此首似經烹鍊而出矣。

○其九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此首是作枝本色作讀為做作意。承女兒腰說。語之之辭。正謂其作意故被風挽斷耳。此形容語非真。亦也。○此老從不作謹。此亦可。比黃河清矣。○嫋讀平聲。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

經旬出飲獨空牀。斛斯融吾酒徒

首作覓伴次作獨尋。次四作徧歷有花之處。末章復總發其意以終之。○諸絕中多人方言。益知其做竹枝之體。○獨空牀三字寫出逼真滿掇拉伴尋花誰知偏背出飲大有恨之之意。

○其二

稠花亂蕊裏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尙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裏字是俗語。若文言則被字也。○被花惱實怕春。皆喜之反語。○行步欹危。即顛狂之意。驅使猶俗云差

排料理猶俗云照管言怕此春色撩人使已老狂不
禁然已雖老尚堪為詩酒差排春色縱爾無賴其如
此白頭人何哉謂已為人妙甚口角
是言拚此老身以詩酒與春相敬耳

○其三

江溪竹靜雨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
應須美酒送生涯。

多事亦故為喚之之辭。○送生涯言欲拚
醉而死也知有處身在此心已馳於彼也

○其四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
喚取佳人舞繡筵。

百花似是樓名此買醉之地三四云
云以無酒伴故望之徒一朵願耳

○其五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
可愛淡紅愛淺紅。

風曰倚春光日懶困倚微風無其理而有其趣。○桃
花一簇任人玩賞可愛其淡紅乎可愛其淺紅乎言
應接不暇也

○其六

黃四孃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

後對

評此者或以附名幸四孃或以英氣目子美皆屬隔
壁話作者筆下正與兩三家百花樓黃師塔一例初
何容心直是後人胸多蘊葢強加聒噪耳○橫豎是
看花一處作一樣文法便引讀者一處換一番心眼

○其七

不是看花即索死○只恐花盡老相催○後對繁枝容易紛紛落

嫩蕊商量細細開

只是老人借花排遣之意諒得也邪風勢如此此章
乃自為解釋故云云○詩人只說得花解語解笑耳
冷蕊疎枝半不禁笑便真笑嫩蕊商量細細開語便
真語寫生豈須粉繪哉○細細開猶言盡數開也二
句洗發只恐花盡四字○即索猶只索須索與索共
梅花笑同義即索死猶俗云蓮性命俱不顧也此句
亦用俗語後人長改而文之全乖本色矣

○戲為六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

老成字本相連插一更字便見少作固佳晚作益進
故其健筆縱橫儂乎有凌雲之勢也然流傳至今反
遭輕薄嗤點語云後生可畏以觀今日不覺此語信
有徵矣題中戲字見此一首以下皆屬正論○諸章
備見公論文之旨蓋因當時後生輕薄前賢特發此
論大旨在篇末轉益多師一句言博取自益乃為善
學嗤點前賢徒傷輕薄耳

○其二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當時體三字出後生輕薄之口非定論也故告之云吾見爾曹各止一時若彼數公自當江河萬古耳○後人論唐文三變必以子昂為稱首四子未泯齊梁餘習固難正始唐風而子美特相推重如此非惟不欲輕議前輩亦見廣師博取有美必收此公之所以為大也

○其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今人論詩首推漢魏以其近風騷耳。縱使四子有遜於彼。然譬之於馬。終是天閑上駟。豈爾輩跡馳之乘所可方駕。而何得輕哂之耶。

○其四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郭璞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數公指庾及四子。言今人脩飾文采。或有可觀。若其才力之雄。拔誠未見有出羣者。輒欲跨彼數公。公難矣。曷亦反而自省耶。

○其五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此章又述今人之意。而以下章曉之。古人指漢魏而上齊梁。該庾及四子而言。今人恥步齊梁之後。思追

屈宋之蹤故於古人清詞麗句深相喜愛此意固不可盡非然前賢終不可易視故下章曉之云未及前賢更勿疑也

○其六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言自屈宋以來作者皆遞相祖述以流傳於後然則言祖述於今日不先齊梁將誰先乎但其中有真有偽作者須自具鑒裁其親風雅者真也其悖風雅者偽也於此慎所取法則屈宋而下王盧而上無不可為我師何必輕加嗤點以自陷於輕薄耶轉益多師即孔子必有我師之意。以上數詩反覆較論以明前賢之不可及而終之曰別裁偽體轉益多師以此質前賢亦當心服以此折後生定自氣平公殆以身

說法者蓋其所作上自騷雅下迄齊梁無不採獲而醞釀之以成一家之言是故實大聲宏淵涵嶽峙戲蘭茗而掣碧海殆兼有之其不力之雄洵足跨越數公矣而公顧兢兢推重不置也海以善下終稱谷玉其斯之謂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鹵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雲間言其高。雪外言其遠。滴博蓬婆地名極粗硬。卻得雲間雪外四字調適之。眼中口中全然不覺運用之妙如此

○漫成一絕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
船尾跳魚撥刺鳴

首句說水底月意妙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江果

對結

溪女得錢畱白魚

庾信詩寒園星散居○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溪女得錢畱白魚皆不出賣字故妙溪女或作溪友觀負薪行所云應當門戶女出入賣薪得錢應供給則女字何疑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前二句各藏一歌字尋常見言難見也落花時節四字接好風景三字聽歌之時無非好風景之時也詩句明岐宅崔堂聽歌之時無非好風景之時也詩句於數虛字之內較劉夢得贈何遜之作彼真僉父面目矣○此詩與劍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然欲絕見風韻於行間寓感慨於字裏即使龍標供奉操筆亦無以過乃知公於此體非不能為正聲直不辱耳此詩從來諸選皆不見收始經予友方舟枯出予已登之詩矩今復錄此以為諸絕之殿有目公七言絕句為別調者亦可持此解嘲矣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四五聖圖

配極玄都闕。憑高禁籟長。守祕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此章分三段首段四韻叙尊崇之盛及輪奐之美次六韻叙本朝推所自出於老子故為立廟而東都則

吳生画壁五聖儼然夾侍其尊嚴至矣終四韻則叙謁廟時之景因卽老子之言以寓己意云○廟中必有供設重器故建官守如陵寢又設節使以臨之故日嚴具禮鎮非常也○碧瓦二句形其壯麗山河二句形其高聳金碧照耀雖冬候而氣色華美故曰初寒外又以中央天帝之居比之故曰一氣旁扶言其雖高而不危也用字真出常想之外○老子之世系初不可詳國家推為始祖特以崇尚道教之故曰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者徵辭也○移字動字秀發字飛揚字皆不作画看極形容之妙移地軸三字氣勢尤相稱○碧瓦兩聯寫大景翠柏兩聯寫小景排律得景始有開闔有波瀾○老子功成名遂身退漢文帝受老子於河上公明皇親注道德經及置崇玄學故以為瑜拱者拱護之義潘岳閒居賦終優游以養拙○末四語借老子結歸自己言老子身隱於當時僅言傳於後世以其道大非衰周所能用也浸假谷神不死言果有徵則已亦將優游養拙於是鄉矣豈復以人世功名為志哉公時正困阨故託辭以見

杜詩說卷十五言排律

意○解者多謂此詩寓意譏刺此以後人見識十度耳非公意也唐祖老子事固不經然使操筆者為韓退之寓刺或所不免若子美詩中於求仙學佛二事蓋津津言之唐之詩人皆喜談方外之說固不獨子美為然彼獨何為以此刺其君哉今於世家遺舊史身退舟周室等句皆不知作者命意所在樂以譏明皇好長生意抹殺之即子美有靈亦不能人人見夢矣○公後進朝獻太清宮賦太清宮即西京玄元廟陋儒都不參考輒率臆以釋此詩何其妄哉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灾

猶降。蒼生喘未蕪。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王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此章分兩段前六韻言太宗創業垂統之事後六韻言目前天下未安因有太宗不作之恨耳尊堯典謂神堯禪位於太宗也協禹謨禹有有苗之征比太宗掃滅羣雄也○昭陵武功文德只六韻述盡可謂鉅筆如在堯典禹謨之句叙繼統事尤見大才斡旋○唐仲言云明皇任楊李亂政故有灾猶降喘未蕪之歎因思向者之安撫而不可得是以向山隅流恨舊解作隋末之亂者非按此說甚是蓋從文物四句讀下便見今日之朝廷事與之相反前者開元之治媲美貞觀者今已掃地有志之士皆為當路沮抑而不得進安得不望昭陵而興悲乎後來杜牧亦有樂游原上望昭陵之句蓋昭陵之時士無不遇之歎也

○錢牧齋引祿山事迹有黃旂助戰石馬汗流事謂此詩作於收京之後矣猶降指天寶之亂指麾盪滌頌收復之功若天寶初安得先舉昭陵石馬事耶蓋英華本鐵字作石故也予謂玉衣二句蓋援古事為形容之語耳以鐵為石恐後人轉因昭陵有此事從而改之不然祿山之亂率土翻覆九廟震驚何詩中略無一語叙及恐蹂躪之慘恢復之功以往者四語當之亦不甚似而寂寥二語作結亦不相應也

○重經昭陵

藏頭句縮脈句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謳歌曆數歸亦言太宗有天下為應天順人之意掃風塵但提三尺劍定社稷惟事一戎衣二語本出庾

信詩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然入手成金矣○重經作此尚見承平口吻益知前詩非亂後之作矣○二首酌經史之精協風雅之則孔碩肆好清風穆如誠足歷三唐而冠百代矣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歛使寸心傾。君見窮途哭。空憂阮步兵。

石崇思歸引序波瀾不興孫綽游天台山賦序遠寄冥搜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將暮莊子魯君使人以

幣聘顏闔曰恐聽者謬使者還審之復來求之則不
得已此借喻當時有司覆試落第如使者之於顏闔
覲面失之也○此章分兩段前段四韻美鄭詩不後
段六韻自叙窮困以祈濟於鄭也○波瀾老成言其
淵源於古人也○多病二句言常浪游不就
舉○仙縹緲藏一樓宇歲吟噪藏一幕字

○大雲寺贊公房

四首
選三

心在水晶域。衣露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淡院果幽期。

頌承上聯

倒叙聯

屣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飯食過扶衰。把臂
有多日。開懷無愧辭。黃鶯度結構。紫鴿下梁恩。愚意會
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謝靈運詩平生協幽期。淪躓因微弱。久露于祿請。始
果遠游諾。公直取其意為五字句。○醍醐飯食皆出

內典故知作飲食者誤。○時贊公知公欲出游約其
話別故曰果幽期。果謂踐其約也。徐步而來至門而
止。一盡字極無心信步之趣。○倒屣一作到扉。誤二
句本分承上聯。若作到扉。則與洞門句意重矣。○開
懷無愧辭。相知前坦
率吐露真意可掬。

○其二

分疏句

細軟青絲屨。光明白氎巾。淡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
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
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巾手巾也。巾屨皆可取用。見交情真摯處。○自顧二
句見己下第。羞對故人而贊公交情不異於昔時。俗
炎涼之感。言外可見。○長安志載本寺各人画
壁甚衆。知此始知結句不浮。後人但賞其韻耳。

○其三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淡殿突兀。風動金銀鐺。天
黑閉春院。地青樓暗芳。玉繩迴斷絕。鐵鳳森翱翔。梵放
時出寺。鐘殘仍殿牀。明朝在沃野。苦見沙塵黃。

此當是天寶六載下第後復游東都來就贊公話別
之作故結句云云第四首泥汚人國多狗顯是譏切
時相之語舊編入陷賊詩中考其語意殊不類錢本
此篇末自注時西郊逆賊拒官軍未已十字恐係後
人所憎若果爾公豈得出城而有明朝在沃野之句
哉○夜景無月最難寫惟杜寫無月之景往往入妙
夜淡殿突兀摹寫逼直亦在暗中始覺其然耳以後
句句是暗中說話○三首作排律則高排律一層作
古詩則下古詩一層此不過就音調間辨之耳伯敬
選此不入古詩而入排律是矣乃云此中甚微豈非

影響
之論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頌上聯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用如神。政
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暇景。絕域望餘春。旗尾
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帝念淡
分閫軍須遠。算緡花羅封。蛟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
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闔。相親

始以古人節慨美之終以古人事業期之纔見關係
不徒寫區區登眺之意而已○動字寫洶湧之狀浮
字寫縹緲之意並工劉謂二字相若而動為勝不然
也○當時諸道皆有進奉羅錦皆其物也從上二句

杜詩說卷十

五言排律

古

讀下自見誠意○興緒
事業四字上下博換

○送嚴中丞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得心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寫裝句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稍烟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舄度層陰。檻峻
背幽谷。窓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
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
幾。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

此詩以延賞心三字立一篇之意。從落景說到月出。參橫終以河沈具見節次。○重船句見從水路至。絲也。又奉濟驛重送四韻。則拚舟登陸。故分手於此。○交字即入字意。然鍊得老。○燈光散遠近。與城擁朝

來客極見幕府。節傾城奔奉之狀。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長
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吾舅

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舉此見彼。

起調激厲。收句正爾適稱。○寄字鍊得工。○寒贈袍。寓言有故人之意也。○亦字舉物以見人。蘓武詩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詩人多襲用其語。獨此說得靈活。可悟推陳出新之法。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

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此歸亦非本意，但因嚴公再鎮地，主有人故以復歸。州堂為樂耳。○輕燕句，久為宋人所稱，以其工在受字。予謂上句靜字亦下而總以遠字輕字助發之。鷗去人遠，故久浮不動。此句用字較渾，故人不知賞也。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画图得忘

沱水臨中座，岷山起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彫梁。直

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鴈隨毫末川，霓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

關雨丹楓，不為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起聯宏壯，堅勁開門見山。以後承此寫去，字字刻畫，句句變化。題画詩為排律，非此不稱。○諸句眼字皆用得生動。○沱水、岷山、明說、白波、青嶂、臨、詭、襯、足、二語後五聯分寫江山景物一邊。一句雪雲二語，尤其是題画三昧。咫尺可論萬里也。○玄圃、洞庭皆比也。秋城字影仙家五城意，或作成非。○毫末、練光雖暗點画意，必明出繪事字。題始着實耳。○結歸主人律家定矩。○楊誠齋云：杜排律多矣，獨此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然排律僅可止此。至五十韻或百韻，非古法矣。○劉須溪云：句句着画意，正似未離本處。謂義盡分明，兒童之見也。按劉此語見地似高，其實非所以語排律正小兒強作解事者耳。惟誠齋評中的。

○謁先王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
 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順應上聯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
 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
 祠廟。空山立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青溪
 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
 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
 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
 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倒應上聯

此詩分三段。首六韻叙蜀中之事。中四韻寫祠廟之
 景。末六韻叙已因謁廟而生身世之感。各有人言
 是君是臣也。三謂君四謂臣五應四六應三七應五
 八應六雜耕謂屯田為久駐之計。此復漢之長策也。
 然先王身後之事。全仗孔明不幸鞠躬盡瘁而死於
 是西南之霸氣遂歇矣。豈非漢曆將終。雖竭其君臣
 之心力。亦難挽回乎。魏書亮報盡勢。亮憂患嘔血一
 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唐仲言云。亮無嘔血事。
 裴松之辯之已詳。子美蓋沿習用之耳。○錦江元過
 楚。今復過楚矣。劍閣元通秦。今復通秦矣。二語影掠
 蜀心。似嗟似恨。煙波無際。○一立字寫出像塑如生
 ○送月移春言祠廟歷年之久。却於寫景中見之。兒
 女指歌舞輩。歌舞常新。兒女遞換。亦歷年久之意。此
 表蜀人於先王武侯沒世不忘於本。題煞。世警策特
 以出語俊妙。人多忽過。○按關張傳。昭烈與二人恩
 若兄弟。諸葛傳。昭烈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昭
 烈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後漢書
 中與二十八將。上應二十八宿。此以取蜀比關張言。

二人於先王以功為親臣如耿鄧之上應天象其才亦自不小當時恩遇孰與二人並者孔明一旦遂歸其上君臣魚水相契至溪然則非孔明固不能定三分之業非先王豈能得一士之用乎四語顛倒相應全取本傳事實鑄入詩歸重先王能用孔明暗寓今日有臣無君之意以起下文遲暮飄零之歎也○四語從來人皆錯會蓋不知以耿鄧比關張而應天句即承此而言臨則孔明臨之未得之前關張無可與並既得之後孔明契遂無鄰矣○帷幄用子房事鈞緝用太公事堪豈堪也且聊且也二語開闔頓挫自悲自笑○寂寞言謁廟時無人見也向來憂國之淚今日又灑衣巾以遲暮飄零如此感先王武侯之事悲不自抑耳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青

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雷虎鬪跡月挂客愁村喬木

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日轉東

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寢無夢寄歸魂

困學記聞東屯乃公孫述雷屯之所距白帝五里○因月夜不寢而作首尾見羈旅之意妙在先安首五字覺全篇字字寫景字字寫情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漢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游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

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

喧鶯未茲辰放鵝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

家有因歌野興疎。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漁。

對結

葉字當作菓字。他時雜菓紅相對。錦不如十字套裝。三四寫久客飄泊雅而透。此詩當與園詩四韻同看。彼以買得而喜。此以別去而借。皆見物外高致。然始而買。終而贈。又是達士曠懷。彼視天下之物。何者為我所。有哉。若在俗人菓園。四十畝。必將襟府塞。滿在公舉以贈友。只與餽。桃。撲。棗。同觀。想見靈府空。洞無物不虛。

作第一詩人

○行次古城店汎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

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濟江元自濶。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漿。春鷗懶避船。王門

高德業。幕府盛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

以首聯並和。中三聯應。次句末二聯應。首句。因古城故用麥秀字。按水經注。此地有陸抗彝陵縣故城。○濟江二句寫曠境安流之景。志出峽之餘喜也。○蝶鷗二語寫物情。通肖筆下。化正。○結句隱動諸公。盼睐蒼茫二字。含蓄幾多難言之情。○汎愛二字。杜公慣用。故處處入妙。若他人突入此。便礙眼矣。須溪所評。若未經讀公全集者。真可發笑。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鈞

衛侯不易得。予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平。

接首句

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

倒忘上聯

勞宇宙質樸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

士詩卷第十

五言排律

七

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饑白頭供。宴語鳥几伴。樓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次句暗用憲貪也。非病之語。袁粲詩之子照清襟。○河海由來合。猶言波瀾不二。此句指文辭言。風雲句指意氣言。二句總言氣類相近。故獨能知己。○形容勞字。甯言以勞生。故形容枯槁也。○水煙二句。見從舟中登岸訪之。○豺狼。江陵諸官。鳥雀。自喻。言諸人不相軫卹。獨衛能知己病。故結句云云。劈首陡與。二語至末。方應轉。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掛雷徐劍。猶迴憶戴船。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修文

應上聯。硬裝句。

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闕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

例。應上。聯。

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澹偏。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艸。王孫若箇邊。

劉楨詩。予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曹植詩。風流雲散。一別如兩詩。何嗟及矣。禮記。孔子。泫然流涕。襍記。以其綏復。注。招魂復魄也。○漳濱。影疾字。蒿里。影死字。逝水。竟同年。言得疾未久而遽歿也。○李歿於江陵。時公已移居公安。聞訃復來。哭之。故曰欲掛云云。

杜詩說目錄
卷十一
五言排律
冬日落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行次昭陵
重經昭陵
贈鄭諫議十韻
大雲寺贊公房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杜詩說目錄

卷十一

五言排律

共十首

冬日落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行次昭陵

重經昭陵

贈鄭諫議十韻

大雲寺贊公房

四首
選三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送嚴中丞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春歸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

謁先主廟

東屯月夜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襄西果園四十畝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幕府諸公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哭李尚書

終

杜工部詩說卷十一

天都後學黃 生說

諸體 諸詩皆不在選列故但錄其評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致君堯舜語似迂誕然此老能吐舜舉其相身尊道
何高十字則知胸中實有本領非徒為大言以欺世
者也○青冥卻垂翅○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反裝
抑寓慨隱而多風○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反裝
對○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二語本在西去秦之
下畱作結句其味乃長○蘇東坡云白鷗沒浩蕩蓋滅
沒於煙波間耳宋敏求謂鷗不解沒改作波改此一
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余謂白鷗不須用沒字浩蕩
必不可無波字其放縱自如之意言外自可想見若
以滅沒為沒復成何語坡所據者蜀本耳安知蜀本

土寺說卷十一 諸體

之必無誤着此一字正爾神氣索然而其見解乃如此朱晦翁有言字被蕪黃寫壞予亦云詩被蕪黃說壞解者自當得之○方采山云必非沒字不敢以東坡為然鷗不解沒亦無論

游龍門奉先寺 入選

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闕字一作闕一作闕天闕雖係龍門別稱然必雙具地名乃可屬對苟且是後人伎倆杜從不示人以寒儉也闕闕二字意相近然闕字亞闕字響闕字費办闕字自然鮑照詩雲卧恣天行李白詩雲卧畱丹壑皆作實字用杜字亦取之鮑然二句本言闕天而象緯逼臥雲而衣裳冷乃倒別句法耶

望嶽

衡華岱三嶽皆有詩望之以二作相較此為下矣諸家每每登選意賞齊魯青未了五字耶然短古既難

盡題意中四語復費力之甚夫如何夫字若非誤竟不成語余不敢一槩吠聲也○金陵瑣事云夫如何三字頭巾氣甚矣細思之夫字當是大字之誤上云大如何下云青未了正見大也○此詩起結聯用小魯小天下之意而融液其詞故人不能知

飲中八仙歌

劉須溪謂古無此體蔡元度謂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按此體實祖柏梁但彼則人占一句合而成篇此則總目八人題數語耳謂重押無害是也謂祖三百則尚未詳其體

曲江三章章五句

卽事非今亦非古
自目其詩體也

大雲寺贊公房第四首

此必天寶六載下第後復游東都詩為來就贊公話
別而作前首云明朝在沃野苦見沙塵黃寫別意也
此云泥汚人國多狗譏時相也時詔天下通一藝者
皆詣京師李林甫奏令考試命尚書省皆下之以野
無遺賢表賀人主泥汚人用楚詞泥汚后土何時乾
語國多狗用九辯猛犬信信而迎吠語○晤語契淡
心那能總鉗口贊公雖方外實至知故憤鬱之意時
一舒洩之○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其游東都意
益明○按此題在後人必云下第後將游東都就贊
上人話別如此則詩旨本曲而隱為題所揭不隱而
顯不曲而直矣若如其題作泥汚人國多狗之句則
一踈矣叫囂之輩矣豈足以稱詩人乎予嘗言題顯
者詩欲隱隱則味長題隱者詩欲顯顯則辭達此詩
題互為表裏之說也後人不講製題之法故謬以此
四首編入陷賊詩中
既無手又無目哀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詩中似有垂老惡聞戰鼓悲句當是賊未陷京時作
舊編竟置陷賊詩中則情事大相懸絕矣賊陷京在

六月

北征

孫莘老謂子美北征勝退之南山王平甫謂南山勝
北征黃山谷謂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
之事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
雖不作可也二公之論遂定余謂宋人總無一知詩
者使其知詩自不至舉南山與北征相較矣蓋退之
於文陳言務去憂憂其難乃所自負而卽以是為詩
其意本思破盡格轍自關乾坤不知終屬受駕之足
不受羈馽比之舞交逐曲應節鳴和者蓋遠愧焉宋
人徒駭其才氣之橫逸遂置席於淵明李杜之間此
猶以鞮鞻氏之所肄與雲門韶濩並奏耳姑取二詩

相較杜則開闢排蕩起伏變化實具古交手腕蓋長
詩作法不從古文出則疲茶拖沓不可耐矣若南山
造爲生硬字句僅足誇駭小生殊無頓挫跌宕之致
自昨來逢清霽以下連用數十或字此如續繩而使
之長耳豈真能爲長者哉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退之最號佩強乃於詩道推服二公如此彼其自慊
者固有在矣後人只舉韓杜相比比
便屬不知詩何待較其工拙哉

偏仄行贈畢曜

公五言力追漢魏可謂毫髮無憾波瀾老成矣至七
言未免頽然自放工拙互陳而宋之陋儒自以其才
識所及專取此種爲其詩派於公亦不能無作備之
歎也如醉時歌醉歌行等詩入眼便覺塵氣總爲宋
人嚼爛耳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予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
此必戒心房瑄之球故隱忍不言然雖不能揀而事
後猶向吳述之若淡自悔責者足見公之直道厚衷
愈於避諱欺謾者矣○按編詩者因題中兩當縣字
遂次於秦州詩後此可笑也吳是此縣人故書其籍
而江上宅自在成都時亦攜家寓蜀者故云借問持
斧翁幾年長沙客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此其以
兩當爲故鄉而身在謫籍亦明矣然則編詩者止看
題而不看詩耶此詩宜與范
貞外吳侍御枉駕詩相次

發秦州諸詩

諸詩不過寫蜀道之難及行役之苦看其結語各有
出塲無一相重處○韓子蒼云紀行廿四首筆力變
化當與太史諸贊方駕朱晦翁云杜詩初年甚精細
晚年橫逸不可當如自秦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
少作也按韓語卽
余指朱語亦有見

同谷縣作歌七首

此體為子美創作其源出於四愁而自造機軸者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中段叙屋漏事入骨若前此與後述懷在公直家常語耳

述古第二首

鮑照詩悠悠世中人爭此錐刀忙張衡西京賦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此反其語而用之邪羸猶奇羸置膏二句喻競力者之勞生也故以邪羸無乃勞句應之

寄韓諫議

劉須溪云此篇多渺茫恍惚幾失韓注未竟不合蓋疑所謂韓張良者別是一人故有結處不合之語錢

箋竟以李泌當之謂勉諫議貢李於玉堂則更近鑿李雖知名肅代間杜集未嘗一語及之必當時未嘗謀而故即謂憂漢君國有意其人何不特作一詩乃於寄韓詩中翻為荒忽幻渺之辭而欲其推轂於李不但後人不識恐韓讀之亦難了了度作者之旨不如是也且韓時在岳陽其官之有無不可知何得以薦賢望之觀泌語肅宗云殺臣者乃五不可知其君臣之際正非諫議小官所能與也余意韓張良當即指韓諫議亦在靈武從駕故曰昔隨劉氏定長安既而肅崩代立故曰惟慳未改神慘傷其人必見時事不佳故棄官遠游公特徵其辭曰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也前段玉京羣帝云云指當時在朝之臣遠方流落者望之猶登仙也公因與韓有舊故作此寄之而因以自寓所以結處淡致慨惜言此人自安在玉堂之上耳焉得置而不用耶朱長孺注此詩雖不徑指為李泌顧云其人必肅宗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湘脩神仙之道公思之而作則亦總為玉京羣帝等語所惑○予初疑公以子房比韓或張

之先與韓同出因檢史記索隱注云王符皇甫謐皆
言子房本韓之公族因秦索之急故變姓名為之大
快益知本句不曰漢代張子房而曰漢
代韓張良公之所指本明人自不察耳

三韻三篇

三首與莫相疑行赤霄行似皆在幕之作首篇諷嚴
公不能破格待已中篇即古柏行古來才大難為用
之意末篇似指幕客有攬權者而小人爭趨之何當
官曹涉爾輩堪一笑蓋朝中弊政亦如此我所嚙目
者官曹之濁亂耳若爾輩直付之一笑而已前二章
此也末章賦也觴以此為刺廣德永泰間朝臣之趨
附元載魚朝恩者解固得矣而不知其實因同幕而
發觀末韻自有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公以白
頭趨幕意為同列輕薄少年所侮故一則云晚將末
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而笑一則云老翁慎莫恠少
年葛亮貴和書有篇合諸作觀之顯是幕中所賦然
從未經人拈出豈必待其題云院中減事而後下注

取

夔州諸詩

晦翁語錄云人多說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
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以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
詩固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
場耳○矮人看場四字道盡有宋一代人士之陋晦
翁於此道自負不淺其所作亦誠高出諸人一格而
以道學掩之胡澹菴曾以詩人薦晦翁翁憾胡不知
心因戒不作詩按胡此
舉雖不知晦翁卻知詩

課伐木

洪容齋謂黃魯直月黑虎夔藩出杜此詩序云必昏
黑撐突夔人屋壁本無抵觸之義按洪箴魯直之誤
是矣然夔人屋壁四字本貫下例樹自荀云云今乃
連上文為句何耶在黃為不知字義在洪為不知句

讀適魯衛之政耳二子皆以博學稱其陋如此大抵宋人學問皆所謂臚中窺日者也

催宗文樹雞柵

須溪云宗武誦前詩課伐宗文樹此柵皆頗苦事予謂誦前詩何苦之有若誦此詩不得其叙法顛倒錯綜所在雖白頭老翁未育不以爲苦耳今以讀法次叙疏之下方○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鳥雞秋卯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踏藉盤案翻終日憎赤憤驅超制不禁喧呼山腰宅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課奴殺青竹塞蹊使之隔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爲跡稀問可突過背距還汚席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板織籠曹其內令人不得擲應空各長幼自此均勃敵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其流則凡身其氣心匪石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倚賴窮歲晏撥煩去永釋未似尸鄉翁拘畱蓋阡陌○古人詩中多有顛倒錯叙之法然不過一兩聯而止此詩除首尾十句中間參錯殊甚

實集中第一奇作然想亦信口信手所成兼亦非一時寫就故無倫無叙不比不次及其脫藁不復整頓因而成之在杜公則大家手筆時一出奇無所不可後人固不可爲法也

贈李十五丈別

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汧公制方隅迥出諸侯先○昔李勉爲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李往訪之由蜀入黔爲自北而南也勉又嘗爲江南觀察使故可歎作云豫章太守高帝孫又云太守項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鶴注謂其由黔南以入豫章故下有解榻秋露懸句是就用陳蕃事其固已甚且由蜀入豫章一水之便反迂道以入黔陽何爲者耶虞山箋註遵用鶴說而謂言訪李於梁州者誤此蓋切據史文耳史載勉爲梁州在肅宗初年後歷河南尹從江南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拜京兆尹故謂李自映中往訪正勉在江西時此亦通人之蔽如此類正當援詩以正史不當據史以釋詩也且此詩已稱汧

上詩說卷十

諸體

七

公新書書封爵在大曆十年錢既知其誤矣然則所載前後歷官之歲史其可盡信乎哉

上後園山脚

按諸葛梁父吟言二桃殺三士事藝文類聚載之晉陸機梁沈約皆有此詠皆悲時運易逝之意陸又有泰山吟云梁父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蓋東嶽主名人蒐覓泰山梁父二曲想亦蒿里之聲耳以此推之則諸葛之傷三士與陸沈之悲時運皆一意也公此詩尾云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蒹門嘯庶作梁父吟蒹門句應久客藉黃金言蒹門隻身隱遁故可嘯歌自適已久客途窮豈能效之梁父句應志士惜白小言時運之感今古同情庶幾聊為梁父吟而已公每好用梁父吟字解者徒謂其竊比諸葛細讀此詩乃知從來注誤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虛思黃金貴注一作遺此用漢書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語後人不知讀遺去聲必反疑其誤而改爲貴也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吳兵着白袍錢注引呂蒙傳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是也但白衣二字人多不識白衣即布衣布衣即今蒹苧等布古庶人所衣如玉弘使白衣送酒與淵明皆即其服色以為稱詳見一本外稿○憶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吳兵着白袍憶昔未使字上下互映此暗以項藉閑孫二人比玉將軍言憶二人並勇冠一世然使將軍在當時未必挫於漢與吳也以二人比玉頗不倫

次晚洲

危沙折花當當字用俗語今俗字作擋擋猶抵也此蓋沿岸刺舟因引手就折其花舟行不止故以手抵

危沙防礙跌耳此偶然細事然非老於舟
楫者不知舊誣花根及識險二說俱謬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金榜雙迴三足鳥謂日也迴謂迴轉照暎之也二寺
故曰雙此與天門日射黃金榜句何異特以三足鳥
共命鳥屬對耳注家何遂謎其目耶○細學何顯免
與孤顯事佛而有妻公數引以自况皆暗寓色戒難
耳斷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
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
行一日肯屬江漲泊於方田

近錢牧齋箋注杜集引括該博矯偽鈇譌卽二史之
差謬者亦參互考訂不遺餘力誠爲本集大開生面

矣獨證杜公歿耒陽一事則大有可議者以率於史
文而盡抹諸家辯證之說也其箋曰舊書本傳甫游
衡山寓居耒陽啣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元稹
墓誌曰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史誌皆可
考據明皇禩錄亦與史合吾斷以子美卒於耒陽殯
於岳陽其他支離傳會盡削可也嗣錄係予按彼之
墓誌出於公孫嗣業之請壹當以此爲據史文則撮
取禩錄與墓誌而成卽其末云元和中宗武子嗣業
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已與誌相抵牾又况
公以大曆五年避臧玠之亂入衡史書公卒乃在永
泰二年竟以武靈蜀亂公去成都下峽出江陵過湖
南皆作一年之事則其疎略紕繆不可據信亦已明
矣若以卒耒殯岳兩存其實則二地懸絕更隔洞庭
一湖卒此殯彼理不可信何獨明皇禩錄爲與史合
而確據之也詳史所書牛酒飲死之說實採之禩錄
錄叙此事而終之云今集中猶有贈耒陽詩卽此勘
破作者正因此詩飾成其事小說家伎倆畢露今顧
謂與史合豈知史正承錄耶觀牛肉白酒四字

士寺論卷十一 諸體

顯是此詩題中書致酒肉療饑荒江之句文致而成
 諸家辯之固當而反謂其曲為公諱觀錢之意不過
 欲確明其卒於未陽不難盡掃諸家之說耳然本傳
 既難憑信元誌述公事雖略猶賴旅殯岳陽四宅幸
 存一綫為卽棹登舟發潭過湖諸詩左証而顧必為
 未陽爭一杜公之遺蛻其智不反出宋人下哉予獨
 惜此書有功於子美而始
 此挂漏為通人之蔽也

杜詩說目錄

卷十二

諸體 諸詩不在選例但錄其評釋
 辯證諸說為一卷以編末

杜工部詩說

卷之十二

杜工部詩說卷之十二

天都後學黃生說

近體

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二句倒應上聯，上句喻恩光，接近無間，所謂出入寇羣公也。下句猶云不出戶見天下，喻哥舒於上前，畫天下大勢，所謂智謀垂睿想也。須溪評此語在投贈中有氣骨，若鋪寫宮闕則俗矣。作者自知之，蓋目許為知杜者，其果真知杜耶。

贈太常張卿二十韻

起四語叙其門地之高峻，常人仰之如神仙之不可接。後段碧海二句，正應此意。箋註謂諷均以求仙得

杜詩說卷之十二 近體

幸且望其薦拔而詞寓譏諷必不然也。○曹次山曰：起四語彷彿博望乘槎事，接句氣得神仙迥分明。目張卿乃張騫後耳。

重題鄭氏東亭

初年詩似稟乃祖家法故多麗密，而乏清疎之致。

題張氏隱居

第二首

三四用經五六用姓非不典切反近俗氣

與任城許主簿游南池

余會游此首二語蓋實景也此詩今碑亭中

登兗州城樓

選

吳東巖曰：杜詩雄奇幽險無所不備，此作格局正大，有昂有承，有轉有收，有開有合，莊重不苟，至其寓含蓄於行間，寄感慨於言外，則又飛舞縱橫，人所不得而測者也。○鍊格鍊句鍊字三善備矣，允堪五律壓卷。

游何將軍山林

第七首

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言遠望但見峯石林立及入其中，方知曲折皆水所蟠繞，寫景精透。○食單舊作食單，意謂單即盛食之器，錢箋注朱輯註並作食單，錢引鄭望膳夫錄，韋巨源有燒尾食單，此庖人具食品，帖于耳，於本句意殊遠。朱再引戎幕間談，顏魯公詣范尼問命，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衫色如此，按此則似今之坐氈，可以席地而食者，陰益食單涼承首句來，較有情景，第朱雖引此，仍並載前說是徒侈腹笥，究未開眼縫也。

其二 選

吳東巖曰史漢有全不照應法有全篇照應法詩律亦然前六句平列無承無應是全不照應法七用一興字為關鍵又是全篇照應法詩與文一理也然惟杜能之○洪方舟曰銀甲是彈箏用金魚去換酒來總見容高興耳下文遂接一興字按趙汭註此二句云此見何以好客而貧竟以用字作費用之用蓋昧銀甲為彈箏之物耳洪誤從此解予嘗引李商隱詩証之洪猶守前說謬解流傳誤我良友令人憾憾

其八

中二聯皆憶游定昆之事言外亦暗形何園池之大故言今所對雖秦山使人渺然如在江湖之上也○卸客吳兒皆南方善水而售技於京師者解水言能為浮水之戲

其九

此詩亦單拋雙綰之法對起一聯中只承首句單拋次句至結處雙綰

杜位宅守歲

椒盤剪綵為花樹餽于盤中蓋元旦上壽之具也○四十明朝過言明日便是四十一也或以過作是其味淺矣○阿戎一作阿咸阿咸為近主阿戎者又引南史王晏言若從阿戎言豈得有今日之事此固從弟而其事頗僻若阿咸曰姪詩中類然恐咸字不誤正是題中位字誤耳蓋子美有姪杜佐也後示詩云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其為杜佐益信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

主人情爛熳持荅翠琅玕翻耶張衡四愁詩語言主人情重如以琅玕贈我我將持何物為荅耶持荅二字詎不盡意語致絕妙恨前路不稱○三句飯抄雲子白凡詩言酒則妙言飯則不次句金錢罄一餐更

覺貧兒乞相矣。五六用
兩句叙一事，不見手段。

城西陂泛舟

船上字眼太多。○接句笨。○全首工麗然遠
遜曲江值雨作矣，以無深意，遂爾味短也。

贈翰林張四學士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皆引張姓事以美之。按博
物志言有人乘槎至天河，還訪嚴君平，君平言某月
某日客星犯牽牛，正此人乘槎到天河時。後世多引
此作張騫事，公亦因之。天上宮中，皆因張垺尚主而
言。近人引子陵與帝
同臥事，與張姓無干。

故武衛將軍挽歌

第二首

吳東巖曰：錢引左傳執冰而踞，以冰為箭，箭蓋可以
取飲，此解殊欠自然。赤羽不過借對黃河耳，二句屬

餽聯言黃河十月冰時，運糧不繼，而千夫之膳如故，
具見將軍神武過人處。故緊接七八云云。○黃白山
曰：赤羽千夫膳，諸家多以赤羽為箭，謂軍中射獵以
給食，予思及楊雄蜀都賦風毛雨血四字，意赤羽畧
近此義，而未敢確以為是。後閱錢顧諸本，羽一作雨，
為之大快。赤雨即雨血之變，交夫復何疑。第初疑此
句與鳴弓句意重，今復豁然，鳴弓句指
將軍赤雨句，則兼軍中之士而言耳。

奉留贈集賢院崔子二學士

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公祖審言以文名，天后之
世，今已雖不達，而文采已動人。注聲名已播，縉紳庶
幾不墜其
家聲矣。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泱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
○駙馬用蕭史事，難于推陳出新。次句語奇而趣此

士詩說卷十二 近體

四

化腐為奇之法也三四分明言水係暗引山係假堆然殊似真山真水前四語甚妙又恨後半不稱

官定後戲贈

自注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按此係東宮官屬荆南述懷詩遲暮宮臣忝蓋謂此也唐宋時人得擇官尚得體群臣之意

對雪

吳東巖曰題有正面側面貪發正面一語道盡若極力傍寫又涉散漫此詩三四正面寫雪五六側面傍襯一與七又側中之側然命意却是正面

遣興

問知人客姓我問而彼知也

元日寄韋氏妹

汪幾希曰春城回北斗希注引北斗故臨秦句証春為秦然回字自指天文而言合全句讀之曰春城回北斗則長安斗城之號又暗關其中此與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等句皆極映帶之巧

春望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簪搔頭具也鮑照詩白髮零落不勝簪○此詩諸家競選反以太熟減價兼語意亦少含蘊有怪予不收此作者第取盧綸長安春望七言一律示之

奉贈嚴閣老

或問嚴杜此時名位相亞年齒又輕詳此詩語意甚謙且以明公呼之何也曰嚴以門蔭知名杜則初登仕籍以英妙而喜接老成以剛嚴而不嫌疎放此公所以樂為推重而致其傾倒之懷也○官曹雖可接

聯客禮却容疎放既相近又相親也觀此則知嚴本剛毅之士獨不以杜之疎縱為忤不然則亦不必有此句矣合前後諸詩觀之又知二人性情一矜一率不在嚴則自視待杜已出格外在杜則猶若為嚴拘束不堪然於交情固無少間也

收京

收京在九月公以八月放還鄜州省妻子故首語云去後半承三四說下慙俗作懷非時已內禪故以帝堯喻上皇言在上皇時忝為東宮官屬今任職無狀雖有慚商老猶冀朝廷念舊臣之故霑此新詔恩澤一為洒雪耳○按下詔字人多以十二月肅宗丹鳳門之制當之然此時公已扈從還京何得有天涯正寂寥之語且罪已二字自宜屬立不屬肅况繫承六句而下語意全切上皇疑所謂哀痛詔者指在蜀定行之誥也公自以受知太上皇忝為舊臣於其將至不勝瞻仰哀籲之思第上皇時已不預國事而為此言

者。臣。子。不。得。記。之。至。情。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

宸極祇星動祇當作妖收京詩妖星照玉除此誤為祇註引西溪叢話祇神之說甚謬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或云註杜者首首比切時事昔人已病其鑿三四二語何必定有比興且以此意入早朝詩疑殺風景日後人求杜太過無端穿穴則誠近鑿若此詩固非漫然寫景之比蓋致美賈之鳳毛是詩中借彼形此之法也不然早朝之景不勝寫何獨暖日龍蛇微風燕雀足堪入詠哉

題鄭十八著作主人

劉須溪云傷悼之作謂之題何也意以題字難解今按此本目錄題中虔字作主人二字因味此詩乃過

鄭舊寓而題其主人之壁者橋東岸北即其處也觀
結二語意益可見蓋此屋本有主人鄭曾寓此故門
多車馬之迹今經其地門巷悄然不勝今昔之感故
作是詩後人竟削題中主人二字宜劉以為不可解

贈畢四

饑寒奴僕賤賤同奴僕也顏狀老翁為憔悴成翁
也此言年未老而貌已衰寫意精絕在一為字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選

公於張姓多用張騫事此詩結句滄海上上一作使
其用騫事益明予因讀贈翰林張四學士詩宮中漢
客星及贈太常張卿二十韻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
西建標天地濶詣絕古今迷知為並用張騫犯牛女
窮河源事及闕虞山箋註引張垺傳垺兄弟並在
翰林後垺出為建安太守垺出為盧溪郡司馬歲中
召還疑所謂翰林張司馬者即張垺豈勒碑之役張
即以貶秩行而公仍以翰林繫其銜耶審爾則不知

滄海使天遣幾時回於謫官之意
更合姑識於此以質博雅君子

曲江第一

首句甚饒風韻接句便殺風景三四更絮兩語益不佳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公雖為拾遺不得行其志故每有拂衣之思特假五
六為辭言作吏既苦拘束家鄉又久拋離因此欲動
歸興若丈人才力猶堪効用于時豈可遽作邵平之
計耶酒間必談及時事鄭亦有志拂衣故姑以此慰
藉之八句言人見已
乃上下映帶法也

端午日賜衣

選

曹次山曰當暑着來清清字作涼字用杜公最善用
清字如關河霜雪清則以清為寒天清木葉聞則以

清為靜沙亂雪山清則以清為明天清皇子陂則以清為霽侍立小童清則以清為秀衣乾枕席清則以清為爽投壺散帙有餘清則以清為閒是也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禁猶耐也年老傷春須酒銷遣故三四云云。八即角巾野服之意妙在押句渾峭。第二首公子薄暮欲還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謂之句中藏句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五六喻少年新進之輩。答青雲羨鳥飛之句也七八云云見其不贈若輩而獨贈已蓋出世態炎涼之外矣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門道歸鳳翔乾元初

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

往事

移官遠至尊遠字是公因房琯而出實肅宗之意若豈字恐非公本旨。前半與友見意拔賊自歸孤忠可錄坐黨橫斥臣不負君君負臣矣後半移官京邑但答已之無才遠去至尊不勝情之瞻戀立言忠厚可觀可感。方采山云此詩有介子從龍之感而詞意歸于厚所謂可以怨者也

得舍弟消息

惟應相見而始得重招龜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竟句中藏句

平陰

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上七下三名長短句

憶弟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是對起然十字本長短句上二下八

秦州雜詩

其四

汪幾希曰五六就鼓角開一步此時蟬鳥俱靜益覺耳中惟聞鼓角七八因思干戈滿地處處無非此聲竟無樂七可適也

其五

曹次山曰肅代二世人物首推汾陽後人類推重之杜公詩中多稱李而不及郭亦不測其意所在乃汪家以後人之心胸而上揣杜公之詩旨即以老驢驢為指汾陽是故惡夫鑿也

其六

漢節詔使所持之物旌疎烏獸稀鳥獸旌竿上所畫稀言其闕敝也此句應次句三言初遣戍彼四言又奉詔從彼地而來因鄴城兵潰故遣使召安西兵入援故七八云云那聞即那堪聞省字法

其十四

何當一茅屋送老白雲邊送老即娛老然送字鍊得響何當何時當也古時何當大刀頭急語省去一字俗人不識與何當倚虛幌並改為時字每閱此等輒歎宋人之陋

遣懷

吳東巖曰詩眼貴亮線貴藏如何氏山林之五滄江碣石風篔雨梅銀甲金魚皆散錢也而以興字穿之是線在結也此作霜露菊花斷柳清笳水樓山日歸鳥棲鴉亦散錢也而以愁眼二字聯之是線在起也然八句又暗相承接與刺水殘山六句全無照應者又變一格

不歸

面上三年十春風草又生二語不言哭然聲淚已出紙上矣昔人謂讀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予於此詩亦云

寓

吳東巖曰蒲萄苜蓿關雲塞水燧燧駱駝皆尋常不欲入眼之物一總皆來眼底已屬難堪况可入遲暮之眼乎遲暮不經喪亂或偶經喪亂猶為可言况以遲暮之眼飽經此景不倍可傷乎眼一層遲暮眼一層遲暮眼值喪亂又一層喪亂而飽經過又一層○三聯不相照應承接以七句為關鍵

山寺

懸崖置屋牢玉堂閒詔古記麥積山自平地積薪至于巖顛從上鑿龕室佛像功畢拆薪而後然後梯空

架險而上其間千房萬室懸空躡虛登之者不敢四顧讀此一畧方見杜公此句造語之工

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八使君

曹次山曰詩古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伏虛脩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李廣嘗兵敗為單于所得此喻哥舒失陷之事時明皇必遣使諭祿山以逆順故有奉使待張騫句水戰用昆明池事時京師為賊所據故曰無復曰虛修云云二語應討古句城七卜用酈生憑軾下齊事劍三千則劍門之行也奉使不能如酈生之下齊故曰蒼茫二語應奉使句收京詩亦云聊飛燕將書疑當時有此事而史失之也○按前云奉使待張騫後又云志在必騰騫字書騰騫字從鳥音掀訓飛貌其從馬者音愆馬腹繫二字形訓音義全別重押自可無害但騰騫字在十三元杜不應昧此豈偶然出韻在詩家不為大疵歟

狂夫

方采山評三四云風雨互見善畫者所不能為。前四語佳惜後半不稱五尤直率。

賓至

小摘為情親出謝靈運記小摘供日。

堂成

三四對太切語亦滯。五六暗喻携妻子卜居此地。寰宇記子雲宅在少城西南角傍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言已卜居於此寂莫頗類揚雄然。雄特三世不徙官耳今已甫得一官即遭外斥安敢望揚雄哉意中無限感慨特妙於亦言如此。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

曹次山曰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謝玄淝水之捷劉錡順昌之戰皆是道也然有多多益善者又在人

所以用之此亦可通之於文若杜公縱橫述作其淮陰之將兵耶

雲山

選

汪幾希曰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上聯有江邊宗結句始有著落公多以鷗自比然詩必見地如天地一沙鷗以前四語固舟景也殘生隨白鷗以上有瀟湘字也白鷗波浩蕩以前有東入海字也

一室

吳東巖曰一室二字讀斷既曰一室又云他鄉室非其室鄉非其鄉矣已含結意遠字懸字苦境在目。三四獨立正愁四字分裝一語有三層意正愁一層聞笛一層聞塞笛一層塞笛非故鄉之笛正愁時聞之則益覺其愁獨立一層見船一層見江船一層江船實得歸之船獨立時見之則益難為立矣。一結恨其王粲宅暗繳一室峴山暗繳他鄉。脩遠云本思去蜀反言留井含吐蘊藉之妙非深於詩者不知

黃生日觀五六似是去蜀留夔州之作本集原
係後人編次若依次呆看是高叟之爲詩矣

爲農

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此託辭寓意承上卜宅從
茲老爲農去國賒二句其意自見公集中雖作欲求
長生語然不仕而隱故非本志如七言更有紅顏生
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以謂有術延年庶可無官終
耳

田舍

後半寫景獨別詩料非目
前者入詩不礙眼則善矣

進艇

起聯南北已嫌切對况更重二字乎疊字成句本屬
卑調杜時出此自喜正恐爲後人口實耳俱飛蚊蝶

並蒂芙蓉承老妻釋
子之後更覺可厭

北鄰

明府豈辭滿用謝靈
運辭滿豈多秩語

寄賀蘭鈺

朝野歡娛後出張協詩昔
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逢唐興劉主簿弟

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夙裝勤○後四語有約其
下峽之意侍郎郎中主簿皆古官故可用若官名不
古以入詩
則稱矣

敬簡王明府

鷹秋怕苦籠，鷹至秋翻勁。猛思搏擊故，或改秋為愁。
謬。○驥無異秣，鷹每苦籠。時人待士則然耳。高義如
君必恥。同此。

建都十二韻

願枉長安日，光輝照北原。此望幸之辭。江陵在南，視
中原為北，故願其移蹕南來。如枉長安之日，迴光北
照，與五陵北原地名無涉。箋註引之，非也。

寄裴十

三四對太切。○七八困苦吟，故慵於萬
事。若向交游亦疎，則太慵矣。一語兩意。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宋人謂非歸字入字，
則是兒童詩。此評善矣。予猶惡其屬對太切也。

春水生二絕

絕句似非公所留意，故以前未見有作。想入蜀聞竹
枝巴渝之音，始戲效其體。公絕句不入正聲，為此故
也。○劉禹錫竹枝歌用其意，不用其調。杜子美竹枝
歌用其調，不用其意。後人不知公此體所自出，妄生
訾議，亦非也。○鷓鴣鷓鴣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
明。水漲則洲渚俱沒，猶之眼前無俗物也。故云。

其二

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言惜無錢耳。有
錢即買繫籬傍，此縮脈句。只形容水已近籬耳。出語
特趣。

早起

童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常事耳，出語特妙。見空瓶
而往得酒而還，渴待之意，可想。鄰人有美酒，穉子夜

能賒亦喜
之之詞

石鏡 選

汪幾希日月字字與石鏡相映月字猶月髓
楊雄賦西厭月髓蜀地在西此變用其字耳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細味此詩乃因江水暴漲漫興五六二語既而足成
此律則全是道其漫興之意一結雖有收拾終屬律
之變格○思即飄然思不群之思三門調笑花鳥之
辭言詩惟漫興不復彫鏤萬象如化工之肖物花鳥
莫愁被我
驅使也

寄陶王二少尹

五六亦聯用比滄江合喻已與二子交情白雪高則
美二子之篇詠也○文章差底病回首典滔滔暗用

曹公讀檄愈疾語而反其意言文章愈得甚疾而我
回思二子興不能已耶○底字解見顏師古匡謬正
俗本云何等物後省云等等本音都在反故又轉為
底其推古今方言之變甚精然非通字學者未易了
了不若只作甚字看則雅俗並識矣花飛有底
急終朝有底忙盤渦鷺浴底心性杜屢用之

寄杜位

律詩無景便少波瀾况多用虛字筋骨盡露蓋晚唐
之前旌腐宋之尸祝矣○近聞想見雖皆已是况復
還應何時更得以上皆抹出以示後人不得因杜公有怨筆也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

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鶴歸華表用丁令威事着天寒字則又聯合異苑所
載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于橋下曰

七詩說卷十一 近體

四

今寒不減堯崩年兼
那兩事、鎔化無迹、

贈花卿

花卿以為妓女固非以為花敬定而刺其僭用天子
禮樂亦煞傳會史但言其大掠東蜀未嘗及僭擬朝
廷用修正據天上二字遂漫為此說元瑞譏之是矣
予謂當時梨園弟子流落人間者不少如寄鄭李百
韻詩南內開元曲當時弟子傳自注云柏中丞筵聞
梨園弟子李仙奴歌所云天上者亦即此類蓋贊
其曲之妙應是當時供奉所遺非人間所得常聞耳
○按顧况李供奉笙篴歌云除却天上化下來若向
人間實難得蓋以天樂
比之杜意正與此類

少年行

此詩當與前題合為三首此似其首
作田家老瓦盆正此少年所笑者

覓桃栽以下六首

公於七絕似不經意如此等題始
以此體為之蓋姑以代柬而已

三絕句

會須上番看成竹趙蔡並讀番為篋余按獨孤及詩
近日霜毛一番新陸龜蒙詩又見靈苗一番新皆讀
番去聲其義即更番之番可知
知唐時方言皆作去聲呼之

屏跡

心跡喜雙清○謝靈運詩心跡猶未并又心跡雙寂
莫○避世金馬清其心不清其跡捷徑終南清其跡
不清其心古今心跡未并者
多矣雙清二字談何容易

避地

此篇見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載丁酉作據所題年分與詩意參考之似在鄜州時作公以八月還鄜州至十月廣平王收復東京十二月上皇至自蜀行在字神堯字皆謂上皇也千家注編此於梓聞諸詩之間則以為指代宗幸陝之事然詳結句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則非安史之亂不足以當之其誤審矣

警急

顧修遠以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適而作首篇有才名妙畧之稱深望之之詞其下皆敗北之事淡惜之之詞予謂三首大意皆因吐蕃寇蜀而發每首各製一題豈得云皆為適作觀次首以王命為題分明謂蜀人思得嚴武代高適故首作必先及適其三則因蜀亂未定致已飄泊無依之慨耳

泛江送客

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重字用滿字代不得以即平聲淡字言望去非一重也輕舟故是常語然着浪

前二字始寫得真二語佳甚恨後字不稱知公詩亦時有受應酬累處

送元二適江左

江海送君情二字雖貼所適之地實亦喻別情之淡耳取次莫論兵取次二字乃當時方言猶從容之意唐宮人題葉詩蕩漾中流取次行

遣憤

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此指回紇見雍王責舞蹈鞭從行諸臣之事按寶應元年以雍王适為元帥討史朝義帝欲以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沮之而止使子儀在行雍王豈至見辱於回紇哉三四二句蓋淡諷當時不能專任子儀為大將也五六則以蜂蠆喻元振輩欲至上一震雷霆之威耳○此題所云遣憤者非憤花門將也憤人主蔽於近倖不任元戎而使彼得無禮於我也夫花門之留臣甫切憤所不待

上詩說卷二十一 遠體

言然賴子儀威信猶可制伏其無禮之心奈何其錦
成於寺蜂蠶生于肺脈宿將而不用擲孤注于
撫軍其痛心疾首孰有大于是者哉蜂蠶終懷毒言
不惟螫及宿將且將危及備君血濕臣衣微其辭爾
薄游

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抱行年筮仕之感語故可
味若第云寫景則晚唐人能之矣七八乃巴城今夕
復清光添淚
眼套裝紉也

泛江

淡江淨綺羅舊註謂江花色淨如綺羅添花字固非
顧修遠謂猶澄江淨如練之意指水說亦非予謂觀
下聯歌字綺羅非指女樂而何因江水無波故美人
之影纖毫畢照非一淨字形容不出此等本不須註
因俗解替亂
須與剔出耳

傷春

其三

天官諸書充滿腹筭惟此題合供採用蓋叙京師失
陷之事宜以隱約出之若後兩首據事直陳雖號詩
史不足
貴也

其五

題云傷春故末章必
繳春字章法如此

江亭王闓州筵餞蕭遂州

五六語醜七
八風韻可耳

喜雨

亦喜雨詩與好雨知時節相
去不啻倍蓰遜其精鍊故也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其二

五六往時兒童延俗客則怪之驚鴨惱比隣則任之
今務反前所為總之此番欲為久居之計務以和光
同塵為事耳

其四

一二常苦字也從字上下聯帶此在途擬度之詞常
時苦沙易崩損及藥闌今則從其崩損常時苦江檻
為風湍摧落今也從其摧落總之以得
歸為喜草堂所當料理者俱付度外耳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

其三

行色逶隱見人煙時有無與北征詩我行已水濱我
僕猶木末皆是画景然必精於鑿画而後觸景生意
耳○揮弓落甍毳揮字妙非真能射也喚
上二句知轉石稚子所為揮弓僕夫所為

行次鹽亭縣奉簡嚴使君諸昆季

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雲溪本貼水春郭本貼花
反裝成對○詩不無將伯助予之意但結語少味遂
使全詩削色令人恨恨

立秋雨院中有作

已費清晨謁郊成長者謀言早起非老人所堪下句
從孟子子為長者慮語變出則其不樂就幕之意可
知終之云王將歸調鼎吾將訪舊兵蓋此舉雖非所
樂然途窮計拙不能無仗于嚴則感知思效亦其本
心也是故屈指嚴太位望入相非遙已之歸計亦視
此為期耳後人妄以歸休為辭幕亦嘗細讀此詩乎

至後

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梁大同中童謠
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後侯景反著青袍乘白馬青絲

為轡以應之三句蓋用此事喻祿山之亂有何意者
謔之之辭如盜賊爾猶存則怪之之辭也四句與寡
妻群盜非今日同法言因寇亂金谷銅駝非復故鄉
之舊意則本索靖銅駝荆棘語來。庾信哀江南賦
青袍如草白馬如練紀實事也公詩多用庾語如紛
紛乘白馬青絲白馬誰家子青袍白馬更何有與此
詩出處並同陋儒知彼而不
知此妄註妄評齊楚兩失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公與嚴公始終際合之故具見此一詩蓋公在蜀兩
依嚴武其於公故舊之情不可謂不厚及居幕中未
免以禮數相拘又為同輩所譖此公所以不堪其束
縛往往寄之篇詠也然新書載武欲殺公則屬無稽
而誤認歸休為辭幕
則從來解者之謬也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平生所志在立朝展效耳
今以白頭而趨幕府所負多矣公雖感武周旋然不
薦之於朝而但致之於幕初與同官今乃為其僚屬
意固不能無望七八云云寓慨澁見言外。以下數
詩雖歸溪上未見有辭別幕府之意分明請假暫歸
卽遣憤詩所謂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嚴公許
其請耳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此詩舊編在武以中
丞節鎮蜀時恐是

春日江村

客身逢故舊予定為容身方舟是之逃難詩乾坤萬
里內莫見容身畔客字必傳寫之誤。此別淚相忘
忘當作望走索背秋毫背當作習前人並未拈破。
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遣悶詩藩籬生野徑斤斧

任樵童二句參看自明俗本作無限景買江天誤。此詩承上章末句而言故一二云云接謂容身雖逢故舊發興自在林泉言外蓋不堪幕府之拘束也後半見歸休得放浪自恣其意益顯

其三

前半承上章四句說後半承上章三句說結語雖若感嚴之薦其實白頭趨幕淡負平生本意自見別作耳五六赤管銀章並隨王命付老翁分裝成對

撥悶

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以取醉下峽四字博換成對長年三老遙憐汝振花開頭捷有神長短句上四下十憐字只作羨字看趙注以不準折一色見錢為青錢此倒訓矣青銅質美故一色行使其鏟惡者用必準折故價值以青錢為率也此詩太老硬且全篇只說一事畧無景語襯綴殊少開闔

之致

渝州侯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程公如日經過一柱觀留眼共登臨言已雖先下峽仍在荆州停船相待也如此叙事始是詩不是文詩道貴婉而忌率故耳

哭嚴射歸櫬

風逆蛟龍雨諸本逆多作送須溪遂云化為蛟龍而風送之雨孟浪殊甚本意蛟龍喻君雲雨喻臣劉初不審此語送字亦想即其妄改耳○近虞山本兩作匣引西京雜記之說朱長孺又据公哀李光弼詩零落蛟龍匣以實之若獲一珍珠船者予謂必作兩字始與風字相應匣字雖有故實合五字讀之句法殆同嚼蠟矣此說詩之所以難也○按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云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為幕賓屬契濶

溘既東歸江陵緣沅湘而不返痛矣夫詩死生契濶此摘二字意言子美與嚴公死生乖隔遂致困厄不振即此一語可為不先辭幕之証樊作序時宗交宗武尚存此最可據信者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閩州歸葬東都有作其二

三四解上首七八之意伏本章七八之意房櫬必由漢入江故曰江漢忽同流言外見水得同流人不能親往哭送也劍動如言靈爽所憑書歸如言手澤所存公舊業在東都嘗有歸洛陽之志故曰盡哀知有處但恐風塵不解作客長休終身負此恨耳○朱氏輯註左傳不識屬辟疏屬次大棺也辟親身棺也匣即蛟龍玉匣按此引左疏釋親身字甚典確予謂如此則動一作近是劍近親身匣也

別常徵君

汪幾希曰故人憂見及言恐大命之見及見常厚於已漢以其病為憂也朱謂徵君憂已病而見訪顧謂

徵君及書於公一只着見字一只着及字究竟何以謂之見及兩俱夢夢

放船

收帆下急水捲幔逐回灘二語叙行舟之事形容田盡江市戎戎暗山雲淙淙寒朱顧二家引詩傳張衡賦注釋戎戎字引禮運注釋淙淙字俱非本旨凡經籍中用重文字大概以聲寓意戎戎狀市中晚煙之盛淙淙狀雲氣之濃此杜公創用字若以出處求之反不得本意矣淙有數音音閃又音審魚羣驚散兒音念上聲水流濁也又音乃點乃感二切水無波也予謂此形容雲氣稠濁之兒當呼念上聲音姍○此詩前四語甚佳惜後半不稱

十二月一日其一

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以一聲百丈字倒別於首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分裝

士詩說卷十二 近體

對梅蕊椒花，皆足媚眼，惟在遠天，故只驚愁。此因春意動而預計及過節之事。三四承次句，五六承首句。起結句，三四寓意亦遠，雁自送書，船自上瀨，亦不堪入親朋無字，老病難歸之眼也。五六有急欲歸朝，不待過節之意，言我惟思明光起草耳，且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第因肺病難行，未卜幾時朝日耳。

其二

切言風景不殊，感切於心也。臘盡春生，物候無異，估舟鹽女，人事則殊，故借新亭事言之。前詩以肺病不能歸朝，此言雖病欲為下峽之計，二章意互見。總見此中春色惱人，不欲再居於此耳。

其三

此又作不能下峽之想，蓋承前意而言之。前半承上首春花句來，皆預擬他日之景，以七句點明，謂如尚

留此則春來花鳥舉，供人閒懷之物，無如親知難面，獨酌興孤，衰病遠客，鄉思轉淡耳。○豈有，豈不有也。春意既動，即看有人入山扉之燕子矣。又豈不有，歷翠微之黃鸝乎。又豈不有，臨水之桃花，點衣之柳絮乎。三四蒙上文言，用字遣調，皆古法也。○短短字，老而趣如小小，則嫩矮矮，則粗灼灼，則文皆替不得。○方采山云：首尾轉折，曲盡情事，乃五十六字古文也。在唐惟杜有之。

將曉

石城除擊柝，石城山名，在雲安縣。除字即平聲罷字。○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犯字穩字，險用色，即行色之色。時解謂孤帆之色，正從將曉見出，此與返照詩。趙汭謂牛羊識童僕之色，由返照明故，同一可笑。

其二

落月去清波，去字老甚，試掩此字，令後人補之，恐俱不能及此字耳。清笳去宮闕，言京師賊退之意，去字

更妙

立春

生菜韭也。歐公歸田錄：揚大年為文務避俗語，門生摘其德邁九皇之句，諷之云：未知何時得買生菜，以九皇音近韭黃也。○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明暗句雙眼，句三折句，此承首句盤菜二字，重賦一聯，與吹笛詩重賦風月字同法，其源出佻佻期龍池篇，蓋七律之變調也。○那對眼，那堪對眼也，與那聞往來成，那無囊中帛，對月那無酒，皆急省語，辭陋儒便謂目前不見此物，不思以生菜起，以兩京接明是對物與懷語意，既昧句法，又闇理脈，而以詛杜自任，勇哉。○七應兩京八應春，日言未知此身定歸何處，姑覓紙題詩一誌歲月而已。

寄常徵君

此詩當先抹撥須溪譏刺之說，而後可疏杜公寄詩之意，蓋公前有別常五言，辭旨稠摯，則謂此詩寓刺者謬也。晚節風塵，出非得已，階前海鶴，實以飢鳴，然而職瑣俸薄，絕粒時聞，區區一官，藏身猶是，第此地暑候差勝，雲安聊為故人寄慰而已。○常必初年不應徵辟，故有徵君之號，三四意言弓旌之命不終下，而使其需微祿以餬口，此宰相之過也。楚妃用樊姬事，而反其意，曰堂上色殊眾，則其溫忌眾美，可知分明以虞丘比時宰，而立言淡曲，婉妙如此。○藏身猶吏隱之意，三四暗為抱憤五六代為分解，見其清苦如此，則亦非以出處易志者也。○七八是天牘寒暄語，見地見時，又與起句春字相映。

雨不絕

五六寫題意甚妙，莫者疑辭，雨久則石燕亦應乳，子行雲，莫自濕衣，此嚴氏所謂趣不關理者也。

西閣口號

雪崖纔變石，風慢不依樓。本詠雪消風急之意，却以風雪製作呆字，句法總不猶人。

不離西閣

不知西閣意，肯從人別乎。抑定欲留人乎，兩截兼縮。○此告地主之辭，却只指西閣，妙在言夜宿西閣末云，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亦告主人之辭。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手板自朝朝相待，匣琴虛夜夜高張。喚後仰卸，如○早見江檻底，雙影漫蕭蕭。用鳧鳥事，何等風趣。如奇王侍御請邀高使君作繡衣，皂蓋霜威山簡，習池一齊搬出，數見不鮮矣。

赤甲

三四言卜居於此，小體粗適，差足自樂。然從上句讀下，則知淹留非其本意，姑為自寬之辭耳。後半言此

地已遠蜀而近荆，然鄭薛徒能寄書，其不得聚首，亦如郁岑而心故，惟郎中評事杯酒相歡，足以達我真率之懷。從其深酌，不以多病為辭焉。○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三四用此語分裝成對，初甚厭此二句腐而無味，今始知其本言卜居赤甲，聊與野人同適，故意作此游戯之語，人以為掉書袋，我以為御天風也。

暮春題漢西草堂

吳東巖曰：此即小雅黃鳥篇意，甚言此邦寥落，無一知已，畏人二字已顯露其意。妙在開口便怪，橘樹言此郊不惟人寥落，樹亦寥落，突兀無端，含蓄何限。曰康鹿群，則人情可知。曰巴渝曲，則俗尚可知。總寫足畏人二字。

自漢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草屋

上詩說卷十二 近體 二

按公東園在漢西而田則在東屯細觀諸詩自見茅
屋收稻作云平田百頃間正與于東少陵故居記所
謂稻田水畦延袤百頃語
合則收稻仍在東屯耳

其四

吳東巖曰八句中反復感慨須看其每聯一轉處一
二言東屯形勝可居三四又開一步言何為久居於
此五六又合一筆見幽清殊可適意七八又發熱中
之想甚言東屯非已所戀也低回三復實是無可棲
身楚楚動人寒空字正映六句反照朝班鴛鴦不列
於朝忽從寒空見之猛然不堪回首一結力大情深

茅堂檢校收稻

三四承一二五六又順承一邊一句首聯葵亦白
米亦新上下互見故七八映渠盈色如銀只總應白
字○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滑以葵言軟以稻言
言此米炊飯軟美又配以葵菜滑而便口故老人不

但能飽葵兼能飽飯也勻者穀菜不相勝之意○鶴
曰是年秋末又自東屯反漢西也顧承其誤遂謂漢
西亦有田此詩極贊稻米之美其種無異於故鄉蓋
客中無聊自慰之詞不然溪上作何云山田飯有沙
也愚謂溪上詩在漢西作惟此處田不佳故復求田
于東屯公嘗往來兩地蓋漢西其本居菜園亦在此
而東屯則因
收穫而往耳

諸葛廟

歛憶吟梁父躬耕也未遲○諸葛時年尚少雖躬耕
以待際會何遲之有歛憶二字轉因已身思及諸葛
耳謁先主廟詩遲暮堪帷幄則又
因諸葛轉計已身與此正可參看

武侯廟

汪幾希曰後二語承首句而言蓋廟中四壁皆繪武
侯故事今丹青剝落其拜表出師事猶可見而其草

廬三顧事
則不存也

上白帝城

吳東巖曰：主意在公孫恃險一句，其實亦不在此，言外總慨巴蜀地險為盜賊淵藪耳。因盜賊引公孫，因公孫引夏后，襄王言城峻樓高如此，即明德如禹，雄風如襄，亦成往事，可見險不足恃，區區公孫躍馬稱帝，意復何為？主意曲折全然不露，如此奇肆之筆，而法律又極森嚴，老舍人扶亦具險意，乃寫題中上字，正見作者登臨憑弔之繁，若無五六則上字可刪，而詩人胸次眼光俱見不出，此正詩律細處，未易為人道也。○黃白，山曰七八，躍馬恃險四字，轉換用冷語，嘲笑得妙，言公孫初起時自謂天險可恃，意欲建無窮之基，豈知不旋踵而覆滅，無限慨歎，見之詩外，他人詠蜀事必痛罵公孫，杜公則謂此井底蛙，何足當罵，真可傷憐而已。○尤妙在一初字，由今日想當年，公孫躍馬亦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又二首

不是煩形勝
煩猶厭也

諸將

前半叙祿山之亂，所以責諸將之失守，後半言安史雖滅，吐蕃復熾，所以責諸將之處堂。○三四叙陵墓發掘之慘，本惡境而出，以雅語，此叙事之法，金盃用意，盧充事而出，人間又本沈烟語，杜多有兩事融為一用字哉。本集又云：空餘金盃出，無復總帷輕，亦叙天寶亂事。○六句閑字，本是殷字，在刪韻自讀為黥，宋人諱宣祖，殷周之殷，至避左輪朱殷之殷，又不顧杜公家諱，而改為閑，至使盲者紛紛聚訟，此字一易，遂並本意失之，以文宗辭莫大於是，朱旗閃而北斗，遂言西戎魯陷京師，其毒燄熏天，如此至今，尚愁其內逼而妄改為閑，豈與上句相應哉。○汗汗血也，借意。

對朱旗字

其二

一行并州起義堂，頌我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龍起猶聞晉水清。用介子推龍蛇歌事，蓋以晉文返國，喻肅宗收京言外見。晉文功藉五臣子推，尚謂其貪天以爲己，力今恢復之舉，乃藉驅除手回紇，是使至尊獨憂社稷而諸君盡冒升平之功，能無愧於介子之言乎？洗兵馬行所謂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玉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數語正與此處相發。又晉山雖自棄，公嘗以子推自比，則龍起晉水爲喻，則其事益明矣。曹次山曰：錢虞山謂豈謂二句乃俯仰感歎之詞，非以是爲謀國不臧而有所彈刺也。此謂村公無責諸將，借助回紇之意，似矣。然留花門一詩，專爲回紇而發，又北征詩叙此事云：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其意亦與獨使至尊憂社稷句相應。想當時肅宗深恃此兵爲恢復計，雖時

議有所不惜，夫朝廷以諸將不足，怵而怵此兵，非諸將之罪，而何哉。

其四

前三首皆道兩京之事，此首則道南中之事，以迴首二字發端，則前三首皆翹首北顧而言，可知他人詩皆從紙上寫出，惟公詩從胸中流出，口中道出，而且道時之神，情面自儼然，可想所以千載猶有生氣也。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對駁抗士卒，乾沒費倉儲。抗吾官切，挫也。舊誤作抗。吳會漫錄引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語正之是也。今刻本雖載其說，而數抗字仍作抗。虞山箋注別引上林賦，抗紫莖，張揖云：抗，動也。音兀。五臣作抗音，尤謂吳蓋取五臣音以釋此詩。此未檢上林賦出處，徒據流俗誤本，並吳語亦不知所謂耳。抗之爲挫，蓋有損折之義。時諸將連兵討崔珣，勝負未決，杜鴻漸請以節度使讓珣，而使諸將各罷兵，公蓋深憤。

此事故於杜還朝李赴幕贈別詩中稍吐露之曰西蜀災長彈南翁憤始攄雖為稱頌之辭其實災未必州實未必攄也日對欸抗士卒乾沒費倉儲言蜀中軍實虛耗入告朝廷善為區處使緩急有備此大臣行邊善後之策也如是則西蜀災長弭矣日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此用季文子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語言崔旰殺主將而昧此豈有禮於君者今反就加節使是功及無禮矣夫旰罪當誅勢必藉兵此兵之必不可不用者今乃與諸將同拜朝命處分如此功罪不明其於文子之言無乃忽諸必殺崔旰南翁憤始攄矣此公於贈李詩中寓辭告杜蓋深諷其處事之草草也

偶題

首段十句前輩指魏晉餘波指齊梁歷代總上文而言後賢則指當代之士也次段八句自叙詩乃其家學卓輪徒已斲取莊子輪扁云不能喻臣之子意堂構借仍虧自責不克負荷先業三賦得名今乃跡類

潛夫也四段十句人時事庚信賦烏弋黃皮驗東風而受夷南海殘銅柱殘餘也言南夸不復守立界之約空餘銅柱而已東風避月支海外之國不復因東風入貢也

夔州歌

其三

前朝因天下紛亂故羣雄競起耳今唐自高祖以來已稱王者無外奈何天寶末路祿山突起漁陽遂致中原雲擾真可怪也原聽舜日舊蕭韶言祿山來朝有同百獸率舞沐浴於明皇恩澤之中不當反結怨恨言雖若怪祿山其實深諷明皇耽樂而忘國恤本意極深極婉

其七

白晝攤錢高浪中虞山引梁冀傳注意錢卽攤錢也按意錢一日射意一日射數蓋卽今之猜枚射覆之類攤錢則以錢攤撲於地今謂之跌博與意錢殊遠虞山本白晝一作白買善博者或以數錢而得數十

百錢之物故謂之白買疑本是買字後人不解為何語妄改之又魯應龍括異志作撲賣與白買音近隨俗所用也

解悶十二首其一

溪友一作溪女按負薪行應當門戶女出入賣薪得錢應供給則溪女賣魚何疑

其二

錢引水經注及會稽志浙江通志證此西陵在會稽故東游字亦引越絕書始皇東游會稽語証之愚意西陵之名或不止一處詳此篇上文曰揚州下文又曰淮南則西陵驛當在維揚乘與東游亦即此地無緣遠及會稽之西陵也

其三

此因鄭所居在瓜州村故以故侯目之今鄭在南湖何人為我覓來共話故國之懷乎夔府書懷詩南湖月扣舷亦指鄭也兩故字兩秋字兩瓜字連環鉤搭薇蕨字又與瓜字相映此絕句弄筆之法大方時一為之耳

其五

更不疑謂孟稱許杜公其源出於蘓李也日數篇今見古人詩則孟亦必以蘓李為師矣

獨坐其一

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鹿盧句抽換可得六聯○煖老須燕玉充飢憶楚萍意望遠地故人存問以救已之衰餓而辭意深曲如此○煖老出戴記燕玉出古詩鎔鑄剪削而用之

其二

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本論語恥躬不逮語言已嘗大言濟世今衰賸如此亦知所行不逮所言矣

月

飄飄移淡樹蝦蟆動半輪如此粗醜字惟少陵翁敢用然終不可為訓也○西秦當北斗直想照故園博

結

又

必先得二十四回明五字乃以羈棲愁裏見奏之然累亦甚矣乃後人猶有稱之者○水至秋而清新窺楚水清既見地又見時也○七八應五六不違銀漢落沈也亦伴玉繩橫升也驗其升沈之體亦如知進退之情君子觀於月而得易道焉

夜第二首

吳東慶日上截城郭村墟甲兵賦歛立論甚大下截忽作景語全不出意若兩兩開說不知詩之妙處全在若離若合中具自深情至理益上四句是言苦兵重賦居人不能休息故下四句即化魏武詩以見已無枝可依乃上截起下截法八句原是一氣只妙在不說破耳此之謂深厚此之謂沈著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橫柳句○風屏掩不定風幔不依樓風簾自上鉤寒聲風動簾風連西極動風前徑竹斜畫風手也

熱

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蘓又歛翕炎蒸景又林熱鳥開口又奇峰肆兀火雲升又束帶發狂欲大叫詩中說冷易佳說熱難佳即杜公不免襍穢矣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公月詩多佳者此二
詩反以太刻意失之

雨

潘岳秋興賦屏輕篔釋纖絺脩遠謂三四反用其語
非也煩不煩也不煩相向言欲見屏恐自疑疑其欲
釋矣此用其意而婉其辭非反語也○中二聯並刻
畫雨景然與微雨不滑道小雨晨光內二作有仙凡
之別矣○三四用秋興賦語七八又用
悲秋事立春字必有誤當作立秋為是

宗武生日

自從鄰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
言自學語時人即羨已之有子問知人客姓誦得老
大詩此其時也都邑都下之邑生其地則學其語詳
此當是奉先縣○人見其祖父工詩必以濟美期之

此自世情爾爾若使懶讀好嬉何家聲之能嗣故又
云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也○綵衣用萊子戲綵
事說嬉戲
意特妙

九日

歡娛兩冥漠西北有孤雲庾信詩冥莫爾游岱曹植
詩西北有浮雲此蓋言蘇鄭已歸冥漠故已望孤雲
以興
思耳

十月一日

烝裹以粉裹餠而烝之也今俗作糗字焦糖熬蔗汁
成糖餘滓着釜者今俗曰錫糖也蒸裹此地所尚故
曰如千室焦糖他處亦有之故曰幸一梓○茲辰南
國重舊俗自相歡秦建亥以此日為歲首豈蜀地沿
秦俗故以節物相餽耶○陸機詩百城各異俗千室
非良隣遣悶詩用異俗字此詩用千室字意蓋互見

悶

吳東巖曰通章為滯客感慨而作首聯悶在風土而以三蜀百蠻紀地便為滯客二字安脚次聯白水青山本可遣悶而在瘴癘風雲之地山水亦殊可憎此隱承一二也捲簾隱几滯客無聊之事則已暗伏七八矣五六故作開筆曰捷曰輕反形滯字是欲遣悶而悶無可遣七八緊接滯客字通章之意俱醒

戲作俳諧體遣悶

異俗吁可惟斯人難並居陸雲詩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二語本此○烏鬼即元白所詠大嘴烏乃巫挾烏為左道者日以黃魚飼之養讀如字自通合五六讀之可見其俗慢人而敬鬼故曰吁可惟難並居也○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倒裝句套裝結言異俗不可與處只有且耕鑿以自治其生畧與渠不相關差可過日耳

其二

於菟侵客恨即所謂撐突夔人屋壁者其實舊識難為態亦此類也○題明云戲作俳諧體而湏溪以柁妝作人情為俚是何異責田父之不冠耶○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公此詩瓦卜傳神語前詩家家養烏鬼正與元詩相合烏鬼確是邪神他說皆非也

得舍弟觀書

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以老身白骨彼此死裝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

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詩雖以物象為骨亦顧所以用之耳如尾聯四用采色字未免滯累况復板板對結耶

陪栢中丞觀宴將士

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下句語意並佳，上句意佳而語否。○鸚鵡杯名。鳳皇琴名。○幾時來翠節，以節鉞期之。下章結語亦此意。

簡吳郎司法

遣騎安置指本地，地主而言，其寓必不甚適。公故以草堂借之，虞謂公迎吳，疎謬極矣。公此時一田舍翁耳，騎從何來，又遷居二字更解不去，偽註之可恨如此。○劉連云詩用倒字，則句法勁健，如風簾風駕風窗，皆風字倒用，至雲石風江，尤警策矣。

又呈吳郎

前半叙已向許西鄰撲棗之意，以四句轉下，親謂撫慰之也。此婦因吳係遠客，不能如杜之託熟，故畏懼

而不至，且插籬以自防。此雖彼之多事，然實吳有以使之。故屬吳云，彼雖不來撲棗，我緣此轉須親而撫之。何為使彼編籬插棘以防我耶？且彼嘗以骨盡微求訴我，當此戎馬紛紜之際，窮民無告者何限，特力不能拯救，言之徒令人墮淚耳。目前有此無食無兒之婦，安得惜一粟而不之給乎？結處有如許說話，却總見之，言外與題挑樹作異意而同法。○許鄰婦撲棗細事耳，念頭却從大處起，蓋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隨其分之所為者，以自盡吾心焉耳。余嘗謂讀題挑撲棗二詩，知公為真正道學種子，豈必聚門徒鼓唇舌而後謂之道學哉。

栢學士茅屋

舊惡此詩為蒙童勸學詩，濫觴兼不似對栢學士語。後闕全集有寄栢學士七言古，及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律，始知其說。七言云：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五

律云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
風騷是學士乃栢大之叔父栢大之山居即學士之
茅屋學士奔波之所載即栢大山居之所精二詩語
蓋互見此詩則合而言之勉其子弟而本其父兄以
爲辭旨意瞭然言下矣。此詩起語與前七言古起
語一意白馬字亦用青絲白馬之謠喻祿山之亂也
接聯言學士已如古人三冬文史足用而貴顯于世
矣。今其子弟方開萬卷皆學士所讀之餘也五六點
茅屋之景承巖居寫一句結因勉之云以勤苦取富
貴爾叔父業有前效則年少積學之功安可少哉。
團聚也曹植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此變用其
語決渠亦比秋水之盛如河渠之決也二語雖寫景
其實傾蓋喻交友決渠喻讀書示年少以遷敏之功耳

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前半叙栢家世及其山居誦讀之意後半因述已懷
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今將爲栢一操意在言外

○次作野屋流寒水山籬帶薄雲語亦與晴雲秋水
一聯相發。○按葛常之以栢大即學士學士即貞節
殆似風魔九伯之語或有辯者謂栢大兄弟當是貞
節之子姪以朱門玉樹之句與覽栢中丞西美載歌
絲綸作有合也栢學士或栢之苗裔亦嘗同貞節起
兵以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之句可證
也。按此雖辯學士與栢大之爲一而必牽連貞節特
其姓偶同耳安見中丞有子姪學士遂不當有子姪
哉。至於學士不詳出處本當闕疑因貞節有起兵事
遂坐文士以持戈其病鑿殆與葛等矣近牧齋箋註
又辯中丞乃茂琳非貞節合新舊諸紀傳詳加考核
以訂其誤貞節似即茂琳子弟輩註家但知有貞節
不知有茂琳則踵舊書帝紀之
譌也嗚呼杜之不易注如是哉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

高唐在夔州夔州歌所謂中有高唐天下無是也虞
山箋注辯高唐在雲夢蓋爲司馬相如傳孟康注所

誤。余因取文選高唐賦讀之。賦云：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又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一婦人云：『又神女賦云：楚襄王游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乃知高唐與巫山近，而去雲夢遠。王與玉特登臺望見高唐雲氣，玉因述先王夢神女事。懷王自游高唐，襄王自游雲夢，初非一處。後世傳訛，尚有以巫山之夢屬之襄王者。又何怪雲夢高唐合為一處而不辨哉？此詩之意，蓋欲下峽赴江陵，與鄭相聚。高唐指出峽所經，昭丘指鄭監所在。日寒浪減者，擬此時可以發舟也。泊松滋云：『一柱應全近。』高唐莫再經，蓋喜其將近江陵不復再經高唐之險，與此詩益相發。

其三

張景陽詩：揮金樂當年。潘岳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言有聚必散，物理宜然。軒冕儻來於身，何與須溪劇賞此二語。予謂此雖精理，實累句也。○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詩中有氣象

所謂伴造化，泣鬼神者是也。此言使已得與鄭隣接，一吟一詠，或可分其氣象。但恐佳句頻頻，則應接不暇矣。此蓋戲之之辭。

夜第二首

吳東巖曰：詩之妙全在若離若合中，自有淡情至理。此作前截是言苦兵重賦，居人無以棲息，故下截即化魏武詩以見已無枝可依。乃上截起下截法。○八句原是一氣，只妙在不說破耳。此之謂淡厚。此之謂蓄含。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少年一作小年，是小年字出莊子。莊史用老子事，仙公葛孝先多道術，人以葛仙翁呼之。蓋以二人比蕭韋。疑莊史不當無年。怪多術不能延壽也。

黃魚

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長讀如字，謂長大至此。其身自不能容。五字淡寓造化之理，蓋其所賦之分至此已極耳。○後半言龍為神物，宜有風雷助其變化。若黃魚鱗族笨伯耳，其受制於筒桶，狼藉於泥沙，固宜爾爾。何為回首而怪龍鱗也哉？怪龍鱗怪其能變化而已不能也。此代物作癡語，翻覺趣絕。泥沙卷涎沫五字更為可笑。○結雖為戲語，實寓賦分各殊之意。於白小則怪人盡取於黃魚，則喻以定分。天道玉政，皆具詩中。○此詩似為當時諸盜賊而發。

人曰

此公將出峽之作，公前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又云舊識為態，新知已暗疎，則知此地人事風俗，總難入眼。人共得者，彼我俱得也。俗相看者，俗自相看也。休隨酒，不喜其與酒同來也。巧耐寒，金花故不畏。

寒日巧者亦惡之之詞，因其俗不可耐，故並其節物亦難入眼。五六以張華識劍鍾期賞音為喻，預起七八之意，言我之引興江湖者，因此地無知己故，然所之寧必有遇，則亦姑佩劍抱琴以往。直道而行，亦何必以行路之難為憂哉。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又居夔府將

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下二句，卸應上聯，即經過所見以寓意。離騷以美人比君子，此之謂也。○擺闌盤澗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耀天衢。下二句，順應上聯，風雷狀盤澗之聲，冰雪狀激浪之色。○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此以二句合十字相對，名開門對舊名扇對。○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以下十六句，因所見轉入時事。朝士句承天皇聯，見非復

儒門氣象。自注寺有張僧繇畫孔子洎十哲像。君王句承帝子聯。見遠遜虞廷化理。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下二句順應上聯。伊呂元皆列宿所降。韓彭豈同鷹隼可呼。五雲高太甲。明其不易降也。六月曠搏扶。明其如大鵬也。四句蓋言今之將相皆非其人也。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

鄭監前湖

按此題似止重泛鄭監前湖六字是本題。宇文等十七字。疑本前聯句詩自注之語。後人傳寫之誤。致與此題聯混為一也。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得淡字韻

一二見主人。三四叙別意。五六見彼已兩地。七八見二客。又見時。見事。烏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謂以貴

客俯同野老酬唱。却以俯字插入上句。若庸手則云烏臺麟閣貴。俯共白頭吟矣。惟不見貴字。又能入長夏字。始見鍊句非人所及。

秋日荆南述懷

若搖求食尾。出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然亦俚矣。常曝報恩鯁。關中記漢武放昆明銜鉤之魚。後魚銜珠以報。此蓋反其意而用之也。漢庭和異域。晉史坼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此以下聯分應上聯。漢治襟霸。故以和親為尋常。其實失帝王臨御之體也。下句應星坼易見。須溪評云。霸業尋常體。謂出孫于外。此宗臣所甚諱。謬極。

公安縣懷古

吳東麓曰。修遠謂前六句是古跡。末二句是懷。不知作者胸襟全別。乃生不逢時。一吐皮氣悶。借古人以

打已懷耳。一二古跡三四是懷。題中五字已畢。後半全寫自己。五言劉有君臣契。則已之遭際可知。六言呂有戰伐名。則已之軼軻可知。七以前浦二字縮任前半。以含情二字雙縮後半。章法極整。作者必具如此胸襟。方許作千古詩耳。

曉發公安

此亦拗律也。拗律雖不嫌老硬。然太直率亦不佳。八句俱用三虛字落脚。尤犯病。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起聯一已一彼。次聯合寫。轉聯又一已一彼。結聯作囑託語。以寓已意。因中表兄弟。故四以塞雁為比。言人之失羣。不如物也。○柴桑在江州。前有句云。江州涕不禁。豈公有弟客此。而欲尋之耶。又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管然。尤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則公又有此興。可知。然此詩題云云。而其行終不果。則

公詩嘗有舟楫因人動之句。此行不果。亦豈事不由已耶。

雙楓浦

後四句一意。雙楓雖摧。其槎枿首猶臥于地。公因戲言此樹當有主者。如肯相借。則載其皮以為槎。紗帽隨波。上天而迴可耳。因楓及槎。因槎及張騫事。蓋放言自遣之詞。

千秋節有感

羅襪紅藻豔。後人詠弓足者。妍雅無及此語。當時婦人裙必曳地。故罕見篇詠。此亦因走索伎。緒束有別。故特拈出。若麗人行之紅藻。羅襪穿鏡銀。諸本所無。恐用修採。此入彼媚。眩俗眼耳。○走索背秋毫。背疑作胃。以繩挂獸足。曰胃。秋毫言所緣之少也。土門詩微徑。綠秋毫。此在索上。非胃字不足以發其意。

哭李常侍嶧

起叙同官於朝。次叙濶別於蜀。次意尚未明。故再接三句醒之。四叙李歿於粵。而已哭之於楚。五六叙兩人生平往還大概。結見李乃宗室之賢者。異日國史所書。真無愧筆也。

奉贈蕭二十使君

食恩慚鹵莽。鏤骨抱酸辛。前叙蕭事嚴公之母如母。及典喪撫孤之情。脩詳自注。接此二語。見已於嚴公。鏤骨雖淡。報恩無力。有慚於蕭多矣。公之感激嚴公。辭情懇切如此。益見未薨辭幕之說之無稽也。

廻棹○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登舟

將適漢陽北風○發潭州○過洞庭湖

按公不卒耒陽而卒岳陽。當以數詩之時與事與地考之。而後知其說始因衡陽苦熱。思欲北歸。故有廻棹之作。命題如此。其實不果。至暮秋決意北歸。故有留別湖南幕府之作。既而又又不果。延至明春始得成

行。故有登舟將適漢陽之作。途中則有北風之作。發潭州之作。過洞庭湖之作。自此以後則無詩。意不即卒於岳陽矣。所以知其序次當如此者。凡詩題稱湖南皆指衡州。蓋幕府所在。其中丞領刺史者。陽濟也。此有舟中苦熱及風疾舟中伏枕二題。可証若潭州則無之矣。故云暮秋留別為衡州之作。以其地知之也。至登舟北風發潭州。數作皆叙春時景物。登舟作首云。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乃餽餞法。蓋言去秋已整歸帆。今春始離寓宅。其後又云。塞雁與時集。檣鳥終歲飛。言秋留春去。有同塞雁。而其歸心則終歲飛。逐檣鳥。以見廻棹留別之作。歷時已久。終不成行也。至北風詩。自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蓋北歸則北風不順。自非南行之。作發潭州日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則是晚泊曉發之意。非久住而始發也。過洞庭云。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其時已在春夏之交。故目日日畏日。此詩雖得之江心石刻。然係杜公手筆無疑。黃鶴所注知公不卒耒陽。而以爲卒於潭岳之間。蓋亦無確見。

而以發潭州為自潭之衡。辯見本詩。以留別登舟二
作為潭州之作。終成錯誤。緣微之墓誌不可易。故以
為岳。又不敢堅據過洞庭作。故以為潭。又固認以為
卒於本年之秋。故終以留別一章。而登舟則云欲適
漢陽不果。迄留潭。且以為上年作矣。故謂登舟北風
發潭。過洞庭為自春入夏之作。以其時與事知之
也。然則春間自衡州發足。經過潭州。過湖之後。卒于
岳陽。不為他說所惑。始可合于墓誌。旅殯岳陽之交
不惟耒陽之謬說可破。即潭岳之交之疑辭亦可釋
矣。或曰。如此。則公之歿不於大曆五年之秋。而於大
曆六年之夏矣。如公年止五十九。何曰。公之卒年五
十九。此誌所書不可易也。至生於某歲。卒於某歲。此
自作譜者之說。蓋後人預以大曆五年為據。案。然後
推而上之。以為生自先天元年耳。夫安知不生於開
元元年耶。是故誌可信。譜不可信。誌之
所書固不可易。譜之所書豈不可易哉。

